

如何拼写出非洲真正的名字

——钦努阿·阿契贝《非洲的污名》述评

赖丽华

【内容提要】钦努阿·阿契贝是享誉世界的尼日利亚作家，他的作品极富内涵和深度。其论文集《非洲的污名》共收录了阿契贝不同时期演讲和发表的 16 篇文章，书中揭示了非洲的污名及其历史传统和真相，剖析了非洲文学中的语言政治，阐述了在现当代国际背景下，非洲人民应如何拼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阿契贝认为非洲人在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之前，要明了自己来自哪里。他呼吁国际社会给予非洲以人类的尊重，当代非洲人团结起来克服历史与现实造就的逆境，共同拼写出非洲真正的名字。

【关键词】钦努阿·阿契贝；《非洲的污名》；非洲文学

【作者简介】赖丽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方向博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浙江金华，321004）。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是享誉世界的尼日利亚作家，他的作品极富内涵和深度。其长篇小说《瓦解》（*Things Falls Apart*, 1958）、《动荡》（*No Longer at Ease*, 1960）、《神箭》（*Arrow of God*, 1964）和《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 1966）被称为“尼日利亚四部曲”，作品深刻描绘了尼日利亚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到独立后社会历史的真实现状。1987 年，阿契贝出版了第五部长篇小说《荒原蚁山》（*Anthills of the Savannah*），他敏锐洞见非洲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朱振武指出，“作为非洲英语

文学的代言人,阿契贝极力将最真实的非洲呈现在作品中,为非洲英语文学争得发言权”。^①阿契贝凭借其杰出的文学作品先后获得了布克奖、洛克菲勒奖、德国书页和平奖、尼日利亚国家奖等多项大奖,被尊称为“非洲文学之父”。

2009年,阿契贝出版个人论文集《非洲的污名》(*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②,该书收录了作家整个写作生涯各个时期的16篇随笔和演讲,代表了阿契贝对尼日利亚的重大事件、百姓生活的见解及其对国家、人民和时代的情感与展望。该书收录的文章多数为阿契贝在各个时期发表的论文和会议论文及公开演讲。其中有在大学或会议上的演讲,如《受英国保护的孩童的求学记》是作者于1993年在剑桥大学的讲座,《齐克厨房里的香味》是作者1994年在林肯大学向尼日利亚独立后首任总统纳姆迪·阿齐克韦博士致敬的演讲,《我心中的尼日利亚》是2008年作者在《卫报》25周年纪念会上的主题演讲,《马丁·路德·金与非洲》是1992年在华盛顿召开的马丁·路德·金纪念会上的演讲;《非洲是人》则是作者1998年在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议上的演讲;另外一些则为会议论文,如《拼写出我们真正的名字》是作者1998年在马萨诸塞大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非洲文学中的语言政治与语言政治家》是现代语言与文学国际联合会的会议论文。

正如他本人在前言中所述,不同于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情节、国家,书中涉及的是真实的个人、话题、时代,他寄厚望于这本书向读者阐明究竟是什么让他的写作与生活融为一体。^③阿契贝以历史亲历者的真实社会生活体验,围绕殖民文学赋予非洲的污名、非洲文学创作语言的争议、如何拼写出非洲真正的名字、如何给非洲以非洲的名字等主题进行论述,有力地揭示了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在透视非洲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观念、视角及见解上的巨大差异。

通过主题、篇名检索中国知网,目前暂未检索到国内《非洲的污名》相关评介和论文。笔者尝试通过研读该论文集,更全面细致地了解 and 体悟阿契贝的思想信念及其书写殖民前和殖民后非洲社会的深刻笔触,对非洲如何拼写自己真正的名字这一论题做初步的探究。

① 朱振武《非洲英语文学,养在深闺人未识》,《文汇报》2018年10月8日,第1—2版。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③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3.

一 殖民文学赋予非洲的污名

非洲大陆与欧洲大陆在地理上相邻，但在心理上的距离却极其遥远。欧洲人将非洲视为未开化、待改造的大陆，是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另一个世界。在殖民地宗主国作家描写非洲的文学作品中，非洲形象屡次三番地遭到诋毁，这种现象直至今日依然隐匿存于欧洲现代文学里。

阿契贝对殖民时期欧洲文学作品打造的非洲堕落形象深感愤怒，认为这是不符合非洲真实形象的污名。《非洲的污名》一文对欧洲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做了独到的分析，并猛烈抨击了欧洲人主观讲述非洲故事的传统。阿契贝指出，欧洲人对非洲的看法本质上并非完全源于无知，而是为其时间跨度长达五百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变非洲为殖民地这两大历史事件所做的精心设计。阿契贝认为，正是奴隶贸易的历史背景培育了欧洲人讲述非洲故事的传统。他援引美国学者多萝西·哈蒙德和阿尔塔·贾布洛的研究，展示了英国文学作品在非洲奴隶贸易发展过程中，其写作内容如何相应地从对航海者们“写实的报道”转向对非洲人“贬损的评判”。^①为了替奴隶贸易和殖民活动辩护，在19世纪的“非洲小说”中，非洲民族被塑造成品性低下的不幸民族，非洲形象不断被诋毁，而“奴隶制成了拯救非洲的一种方式，因为它给非洲人带来了基督教和文明”。^②

阿契贝认为，在一些广泛传播和阅读的经典作品中依然有诋毁非洲的文学传统。阿契贝以英籍波兰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作品《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③为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黑暗的心》主要记录的是船长马洛的非洲经历和一位白人殖民者的故事，康拉德用详尽的笔墨把非洲黑人描述成会突然疯狂喊叫、狂乱舞动身躯的“史前人类”；并把自己假想成是第一批来到不为人知、有待探索的刚果河上的人。阿契贝驳斥康拉德的假想“需要大量的事实来呼应”。^④客观史实是，在康拉德来到非洲几百年之前，刚果河两岸即有非洲居民，而冒险的欧洲航船亦早已驶入刚果河道。这片土地上原有非洲人自己的刚果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80.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80.

③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④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84.

王国,为限制并终止奴隶贸易进行了长达两百年的抗争,才灭亡并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阿契贝认为康拉德罔顾史实,继承了过去把非洲塑造成有待欧洲人前来探索、改造的文学传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护欧洲的奴隶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正当性。阿契贝分析了《黑暗的心》中的人物设计,康拉德把人物简单分为三层:最底层是非洲人,他们的灵魂还未开化;中层是一些堕落的欧洲人,他们的灵魂是有瑕疵的;而处于最顶层的就是普通的欧洲人,他们的灵魂已无需用任何词汇来形容。阿契贝认为,即使康拉德在作品中体现了对非洲人的怜悯之心,但他并没有将非洲人视同欧洲人一样的物种——人,而这正是非洲人最渴求的东西。^①

阿契贝还以自身的求学体验和两个女儿的成长经历为例,阐明殖民文学的传统对殖民统治时期以及后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洲儿童成长的消极影响。在《受英国保护的孩童的求学记》中阿契贝回忆自己在幼年求学时,是一名“受英国保护的孩童”,及至上大学、获得第一本护照时,又目睹自己被定义为“受英国保护的人士”,他把这种关系描述为“极为专断的保护关系”。在《非洲文学“庆典”的回归》中,阿契贝心酸地回顾了他求学期间的英文“非洲文学”阅读经历,他在这些书中看不到作为非洲人的自己。他回忆自己在受教育的第一阶段,作为读者他心甘情愿地站在了文明聪明、无所畏惧的白人冒险者的一边,并无比憎恶野蛮愚蠢、阴险奸诈的黑人反抗者。阿契贝写道“我意识到故事并不总是单纯的:它们可以被用来把你归入错的群体,归入到那些来剥夺你一切的人群。”^②当长大的阿契贝意识到被这些文学作品欺骗了的时候,猛然发现自己是刚果河岸上那些上蹿下跳的原始人之一,从来就不在欧洲人的冒险船上,即便坚持待在那里,也只是康拉德所描述的像模仿人类穿马裤走路的狗那样可笑的进化黑人而已。^③

欧洲诋毁非洲形象的文学传统对孩童成长的影响甚至在尼日利亚独立后也依然存在。阿契贝在《我的女儿们》一文中提到了自己四岁的大女儿突然有一天对自己和妻子说“我不是黑色的,我是棕色的。”震惊之余的阿契贝去幼儿园等地四处探寻,最后在其为女儿购买的价格昂贵、包装精美的欧洲绘本里找到了答案。阿契贝在这些以现代文明包裹的欧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90.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21.

③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88.

洲进口故事中读到了种族傲慢甚至侮辱。阿契贝认识到为非洲的孩子们创作一本童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即刻投入创作了《契戈和小河》献给女儿。阿契贝还提到，即便是8年后，在美国马萨诸塞上幼儿园的二女儿也遭遇了类似的成长困惑。上学之初的一段日子里孩子每日哭闹不愿上学，在学校郁郁寡欢，几乎整日不能开口和同学说话。而阿契贝和孩子约定，每天相互给对方讲一个故事，孩子最终自信快乐地融入了校园。

最后，阿契贝以其自身敏锐的感知和洞察，提出即便是当今时代，世界对当下的非洲故事的讲述依然存在隐忧。他认为，数个世纪以来“非洲小说”打造典型堕落非洲形象的传统已经“遗传给了影业、新闻业和人类学，甚至人道主义及传教活动”。^①阿契贝提到其观看的一部科学性极强的美国纪录片，拍摄地点在一家伦敦医院，拍摄内容是妇女分娩的过程。当看到除了暴露在镜头中正在生产的加纳妇女外，整个产房里全是白人时，阿契贝感到非常震惊。他不无担忧地写道“大概没人会仔细考虑这类问题。种族问题不再是会议室里看得见的存在。但它可能就蛰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②

阿契贝的话语令人警醒：今天的人们在讲述非洲当代故事时，是否真正摒弃了过去诋毁非洲形象的传统？是否真正尊重了理应获得公平对待的每一个个体？又是否真正记录了与其他种族同而为人的人的非洲人真实的人性？非洲的污名在当代应该被揭掉且由非洲人自己重新如实改写。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先后脱离西方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书写国家”的后殖民文学在非洲迅速发展。后殖民文学在改写非洲形象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非洲本土作家在沿袭还是抛弃用英语、法语写作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其引发的争议和讨论持续至今。

二 非洲文学创作的语言争议

20世纪以来，随着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非洲文学开始蓬勃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部分非洲作家在民族独立后依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p. 80–81.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96.

然以宗主国的语言进行创作,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成为非洲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国际上声誉斐然。但是究竟应该使用欧洲语言还是本土语言进行创作,很多非洲作家陷入了语言选择的两难困境。阿契贝就这一具有巨大争议的问题清晰地阐述了他的立场。

著名肯尼亚作家和革命者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写作的工具或形式,还是殖民者摧毁本土民族文化、进行文化殖民的最有力武器”。^①恩古吉强调非洲作家要用母语写作,指责用英语写作的阿契贝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在《非洲文学中的语言政治和语言政治家》一文中,阿契贝正面回应了恩古吉对自己的严厉指责。阿契贝指出对于非洲作家应该选择母语还是英语作为创作语言这个问题,恩古吉坚持非此即彼,而他则认为两者均可。^②阿契贝直言他用英语写作,并不只是因为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而是因为它与这个世界的关联其实只是他和尼日利亚及非洲关系的附属品。^③阿契贝用英语写作的同时,还用他的本族语即伊博语写作,他曾为了纪念诗人克里斯托弗·奥基博以伊博族传统挽歌的形式写下他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首诗歌,对他而言,能够用两种语言创作,不是一些非洲朋友所坚持认为的灾难,而是一大优势。

阿契贝阐释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人们可能会陷入两种语言的困境,而遭遇这种困境的并非只有非洲大陆作家,其他地区的作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指出,爱尔兰著名作家和诗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曾经说过: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的作家在使用英语创作时,他们的内心也会感到痛苦。^④非洲作家用英语创作,这是惨痛的殖民历史强加于非洲的既成尴尬事实。早在1962年,阿契贝即受邀担任英国海涅曼出版社“非洲作家丛书”的创始主编,之后他见证了这套丛书涵盖了众多非洲代表性作家的文学作品,共出版了300多种。这是最大的非洲文学书库,所有这些最好的作品都是由非洲作家用英语创作的,这是非洲大陆特有的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有着自身深刻复杂的历史根源。

阿契贝明确指出尼日利亚的现实特征之一,是国家大部分日常事务

① 常耀信主编《英国文学通史(第三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第858页。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98.

③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01.

④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98.

都用英语处理。^①尼日利亚国内有两百多个民族，有超过两百种语言，其中，豪萨语、约鲁巴语和伊博语是国家的三大方言。在尼日利亚历史上，使用豪萨语的北部地区和使用伊博语的东部地区曾发生恐怖冲突，两百多万人在这场内战中丧生。强行规定尼日利亚不同种族只使用一种民族语言，有着巨大的障碍和难以调和的矛盾。

使用母语作为统一语言的难题在非洲国家中普遍存在。阿契贝以加纳采用英语语言教学政策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克瓦米·恩克鲁玛是非洲近代史上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英雄，他领导建立了非洲大陆上第一个独立共和国。阿契贝指出，在政权建立初期，加纳政治家们就发现全国各级学校的学生普遍存在着使用五种以上母语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难题，他们将使用英语这门外来语言视为促进政治经济统一的最佳工具。^②由于现代非洲国家内部各民族的迁徙，如果把某一民族的母语^③作为官方语言，反而不利于民族融合。面对相似的国内多民族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非洲国家普遍采用了类似加纳的语言政策，即将之前殖民统治者的语言而非母语作为统一使用的官方语言。

恩古吉认为，帝国主义是非洲产生语言难题的罪人，而阿契贝则坚信这个罪人应该是非洲国家的语言多元化。^④阿契贝批驳恩古吉把非洲语言问题分解为欧洲语言和非洲语言，是源于其僵硬的世界观：帝国主义传统和反帝国主义传统是当今非洲两股相互激烈对抗的力量。^⑤阿契贝认为，帝国主义语言的渗透是极其复杂的，欧洲语言并不是帝国主义制造并强加给非洲人民的。他列举了殖民地时期西非、尼日尔三角洲及卡拉巴尔等地的酋长、家长、学校对英语学习的诉求。他明确指出欧洲语言在非洲国家之所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它们符合实际需要。

阿契贝认为，关于非洲语言发展问题会继续存在争论，但在此争论过程中，人们不可歪曲历史，那等同于玩弄权术。^⑥阿契贝讲述了尼日利亚军事政变期间，曾有教育家强烈反对继续使用英语，呼吁尼日利亚军队强行让豪萨语成为国家通用语言，认为如果所有尼日利亚人都使用一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01.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07.

③ 英文为 mother tongue，指非洲各个族群使用的语言——笔者注。

④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07.

⑤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04.

⑥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08.

种语言,内战流血就可避免。阿契贝犀利指出,语言不应该成为民族冲突和政府失职的替罪羊,语言也不应该被用来玩弄权术,尼日利亚的社会发展难题不应完全归咎于语言问题。

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逆境造就了非洲的污名,但这不是仅仅依靠告别殖民者语言、提倡使用母语进行文学创作就能彻底改变的,当代非洲人还需努力探究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塑非洲真实的形象,拼写出非洲真正的名字。

三 如何拼写出非洲真正的名字

拼写出非洲真正的名字,即由非洲人自己书写非洲国家的真实历史与现实、讲述非洲和非洲人的真实故事、塑造属于非洲和非洲人的真实形象。阿契贝认为,当代非洲人只有齐心协力挖掘历史真相,了解自己,认清敌人,才能拼写出非洲真正的名字。他以荷马史诗《奥德赛》和伊博族传统故事的隐喻揭示了长期以来非洲国家存在的问题:非洲的敌人被匿以化名、非洲被冠以污名;非洲的历史被遮蔽、非洲的未来被预期。对此,阿契贝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海外非裔美洲人要战胜外部的离间,彼此团结;非洲人需要清楚了解自己所受的压迫,清晰辨识压迫者的别名、化名和真名;要由非洲人自己讲述非洲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故事。

阿契贝在《拼写出我们真正的名字》中通过回顾他和非裔美洲作家兰斯顿·修斯(Langston Hughes)的交往,提出了后者传递给他的无声信息: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残酷海外流亡生活的非裔美洲人,要相互团结。非裔美洲人,是几个世纪以前反人性的奴隶贸易所造成的海外非洲人群的当代称谓,阿契贝写道,“此岸,人们在荒芜大陆被毁的农场上艰难刨食;彼岸,被俘的黑人在闷热潮湿的种植园里辛苦劳作”。^①遥远的距离使人们的交流中断,记忆消退,作为受害者分别被重新命名为野蛮人和奴隶。“双方都失去了彼此;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真正的名字。”^②阿契贝心酸地指出,压迫者为其受害者重新命名,打上烙印,目的在于侵害和打压受害者的个体精神和人性。他不无担忧地提醒非裔美洲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57.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57.

人，要有意义地反抗压迫，就要避免非裔之间的内部混战和纠葛。“就如渔夫筐中的螃蟹，他把它们装在一起就是为了确保没有一只可以逃走。”^①

阿契贝指出，要真正有效抵抗压迫，至少要先具备两种知识：一要了解自己，意识到压迫的存在；二要清楚谁是敌人，要清楚知道“压迫者真正的名字，而非别名、化名或者笔名！”^②他以两个故事来直白生动地解析自己的观点。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故事中奥德赛成功欺骗独眼巨人说自己叫“没有人”，当奥德赛戳瞎巨人的眼睛，巨人竭力呼救：“‘没有人’要杀我！”这个虚假的名字让巨人置自己于危险的陷阱之中。尼日利亚伊博族亦有“乌龟和鸟”的故事，贪婪的乌龟让鸟儿们相信它已洗心革面，并说服它们各拔下一根羽毛，带它同赴空中盛宴。鸟儿们出于好玩，又欣然接受了乌龟的提议：为了这个重要场合，每个人都给自己取一个新名字。狡黠的乌龟为自己取名“你们所有人”，当抵达天空时，乌龟跳出来问那里的居民“这个宴席是为谁而设的？”“你们所有人。”乌龟无耻地对鸟儿们说“宴席是为我而设的。”阿契贝指出，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论是真正的敌人，还是潜在的敌人，都不能允许他用假名。不论骗子是叫“没有人”，还是“所有人”，对受害者来说，都是骗人的把戏。^③

阿契贝非常认同非裔美洲人中的杰出代表——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观点：在知道自己要往何处去之前，必须要清楚自己来自何方。^④阿契贝坚信，黑人应该重获属于他们的历史，并自己说出来。阿契贝指出，长期以来，白人自作主张地把讲述过去和当代非洲黑人的故事当作他们的责任，并出于殖民者种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捏造了非洲的负面形象。他举例在17世纪荷兰旅行者笔下描述的贝宁城和阿姆斯特丹一样雄伟，贝宁的主干道甚至比阿姆斯特丹的大街还要宽七八倍。而二百多年后，英国人派遣军队攻打贝宁城前，却将其描述为野蛮的“血城”；在洗劫贩卖皇室珍宝后，又宣称他们是为了终结当地可怖的风俗而发动战争。同时在英国国内，在教堂、学校、报纸和小说中抹黑非洲和非洲人。英国殖民者自始至终只字不提他们的真正目的——为了入侵盛产棕榈和橡胶的内陆地区，扩大其贸易利益，并且还把自己塑造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57.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58.

③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60.

④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61.

成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无知黑人的救世主形象。

同样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有大量攻击非洲的作品,后期甚至发展出“殖民文学”。阿契贝特别提到约翰·巴肯(John Bachan)在其创作的小说中人物的一句话:白人与黑人的差别在于白人天生有责任感……黑人只为填饱肚子而活。^①可怕的“非洲谜团”似乎在告诉非裔美洲人:你们的祖先为了换取一些廉价的物品,把你们卖给了欧洲人;你们的祖先没有什么荣耀的历史,在欧洲人抵达后才开始有历史。阿契贝以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里找不到的刚果国王堂阿方索遭遇欧洲的故事对此进行了驳斥。堂阿方索统治期间兴建学校和教堂,派使团前往罗马,教化子民皈依基督教,把葡萄牙当作朋友。但葡萄牙为了开发巴西庄园开始掠夺刚果王国的子民当奴隶。堂阿方索写信给葡萄牙国王进行控诉,葡萄牙人却为叛乱的酋长们提供枪支推翻国王的统治,迫使刚果进贡奴隶。阿契贝郑重指出,这才是非洲和非洲人自己真正的历史。

阿契贝以鲍德温小说中人物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所谓非洲的历史和黑人的命运,都是欧洲白人的蓄意设计,目的就是要让黑人相信他们所说的话。阿契贝悲愤地指出,黑人的生活和命运充满了已被设计的“预期”,永远不被允许拼写出自己真正的名字。他呼吁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应该齐心协力挖掘已被白人的诋毁和偏见深深埋葬的历史真相,战胜各种分离他们的意图,拼写出非洲真正的名字。与此同时,阿契贝深刻地认识到,重新书写非洲国家形象,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他呼吁全世界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和民族,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非洲,尊重非洲,给予非洲人以人的名字,给予非洲以非洲的名字。

四 呼吁给非洲以非洲的名字

阿契贝立足非洲,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思考非洲国家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和解决路径。他以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非洲人民的深厚感情,呼吁所有非洲人要紧密团结起来,共同书写自己真正的名字;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切实尊重非洲民族,客观建构非洲形象。

书中部分文章描述了作者的个人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受英国保护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64.

的孩童的求学记》叙述了作者的受教育经历 《我和父亲》讲述了作者的父亲在他成长历程中对他的积极影响 《我的女儿们》通过自己女儿的儿时阅读和上学经历阐述了迄今依旧存在的西方殖民思想文化渗透 《坐在公车上的白人区》中作者以自己在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的游历中的令人震惊的经历，阐明即使非洲国家脱离了英帝国而获得了独立，但非洲人民却没有真正摆脱殖民者身份后的自信，种族主义问题依然严峻 《教授〈瓦解〉》以来自不同大陆不同年龄背景的读者的来信为引子，指出《瓦解》对生活在各自社会与文化语境读者的不同启发效果。《我心中的尼日利亚》反映了作者对动荡不安的祖国矛盾、复杂而深沉的情感。

其他文章表达了作者对他人的深切缅怀和致敬 《齐克厨房里的香味》是向尼日利亚独立后首任总统纳姆迪·阿齐克韦博士致敬 《拼写出我们真正的名字》是纪念当时刚去世不久的非裔美洲作家詹姆斯·鲍德温 《马丁·路德·金与非洲》和《斯坦利·戴蒙德》是阿契贝对两位曾帮助非洲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先辈的缅怀。

还有部分文章中作者坦率发表了自己对非洲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见解。《非洲的语言政治和语言政治家》是对非洲后殖民国家语言问题的直面思考 《大学与尼日利亚政治中的领导因素》针对领导不力这一尼日利亚难题，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领导者要真正承担起责任，大学要培养国家真正可以仰仗的知识型领导人才；《赞誉》一文中作者对不断涌向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非洲作家的赞誉做出了独特的解析，他认为“能够陶醉在别人赞誉阳光里的人是幸运的”，同时他提醒非洲作家群体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又或许只是天真。”^①阿契贝在《非洲文学‘庆典’的回归》中写道 “将非洲现代文学的出现视作庆典的回归，这是必然的。”但是，“庆典并不意味着赞颂或认同”^②，而是“学会承认彼此的存在并准备好给予每个民族以人类的尊重。”^③《非洲的污名》对非洲形象如何遭到诋毁和塑造进行了犀利精到的分析 《非洲是人》中作者呼吁国际社会真正倾听非洲自己的声音：非洲是人。阿契贝指出，非洲不是经济学家用来实施和验证精妙理论想象中的实验室，它不是虚构的小说，是真实的人。^④阿契贝引用鲍德温的话 “黑人希望被视作人……这一句直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77.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23.

③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25.

④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60.

接简单的话,精读康德、黑格尔、莎士比亚、马克思、弗洛伊德、《圣经》的人却理解不了。”^①《拼写出我们真正的名字》中作者强烈希望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都要牢记历史,团结起来,共同书写现代非洲真正的名字。

《非洲的污名》文集向我们展示了阿契贝清晰的思想脉络。作者立足于非洲,以较为客观的视角对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思考,如奴隶贸易、殖民主义、非洲教育、非洲语言、非洲政治和经济等。他认为非洲国家长期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其固有的复杂社会历史根源,时至今日仍对非洲社会具有潜在的不良影响。作者通过讲述坐公车上白人区的亲身经历,揭示种族歧视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依然是白人黑人集体的无意识现象,这让他哀伤“我能够成为一名英雄,只是因为我是个过客,而这些不幸的人们虽然比我勇敢许多,却只是充当了我的仪仗队。”^②

阿契贝呼吁非洲国家政府和民众要理性地审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努力克服自身的不足,重视大学里领导力的培养,调解多元化的民族、宗教和语言矛盾,寻找适合各自国家建设的道路。他还呼吁非洲大陆的人们和离散海外的非洲人要团结起来,“通过拒绝被定义、拒绝沦为代理人或受害人来直面逆境”^③,成为真正的人,共同书写自己真正的名字,让当今世界听到非洲人自己的声音。

阿契贝同时呼吁国际社会要更全面客观地看待非洲,不能只通过欧洲的文字和媒介传播所建构的内容来了解非洲和非洲人。作为一个本土作家,他清楚且痛心地看到其中存在的危险,即一种先入为主的对非洲的偏见和歧视。他努力澄清过去“殖民文学”所精心遮蔽的真相,力图向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非洲。他强烈期盼非洲民族能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受到公正待遇。

阿契贝在该书中曾引用班图人的格言: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他人。

人类应该给所有人以人的名字。世界应该给非洲以非洲真正的名字。

(责任编辑:王 严)

①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163.

②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52.

③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Penguin Group, 2011, p. 21.

thinking of think tanks and the building of talents team for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African studies and the practice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Key Words: African Studies; Subject Attributes; Sub-division Construction; The Thinking of Think Tanks

How to Spell African Proper Name

——A Commentary Review of Chinua Achebe's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Lai Lihua / 213

Abstract: Chinua Achebe is a world-renowned Nigerian writer whose works are rich in content and profundity.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collects 16 articles and speeches deliver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writer's life. It reveals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truth of African tarnished name, analyzes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and expounds how African people can really spell their own name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context. Achebe believes that African people need to know where they come from before they know where to head for. He appeal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how respect for human beings towards Africa. He also calls on African people should unite to face historical and actual adversity down, and to spell African proper name.

Key Words: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African Literature